

老樹新枝 尋找客家新面向

劉榮昌

寫歌·發現之旅

客家 不只有傳統的農家

●薛世如/報導

近年來，有關於客家的廣告在媒體的曝光度愈來愈高，客家這個族群也確實地被大眾所看到了。但劉榮昌有更深一層的想法，他表示：「被看到是一回事，可是被看到的是怎樣的觀感，我覺得那才是重要的。」他並不希望客家顯現出停留在傳統農業社會階段的那一面，現代的客家人也應該創造一些值得被後代看到的客家新文化。

「客家新文化是什麼，其實是很難去定義的，也是我們這一代的人要努力創造的地方。」劉榮昌從不把自己侷限在客家這個名詞裡，對他而言，客家是另一種資產，讓他的創作更加多元和豐富。客家新文化，沒有絕對的形式和定義，劉榮昌說：「這是一個值得去思考和開發的文化，畢竟每個文化都是被創造出來的，只是現在的文化，我們想給客家創造一個什麼樣的文面貌罷了。」

劉榮昌認為，現代的客家人並沒有做出什麼特別值得被注意的事情，所以要創造屬於這個時代的客家新文化並不是那麼容易，況且，現代的客家應該被呈現的樣貌是什麼，也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如果客家有了當代的特色，那麼文化的形塑就不再那麼困難，因此，劉榮昌用音樂為客家發聲，希望大家能夠聽見客家的音樂，從音樂中去認識當代的客家。

客家新文化，要的是創新與突破，但並沒有既定的形式。客家也可以很流行，而非一直停留在過去的農村形象，不用靠大破大立，只要做好份內的事，讓大家看到客家人發光發亮的一面，客家新文化的形塑，不是只有客家人來做，也需要大眾的支持與肯定，劉榮昌表示：「當有一個客家文化是大家願意拍胸脯認同的時候，那就是一個客家的新文化了。」

●薛世如/報導

一副細框的銀色眼鏡，一頂黑灰色的毛帽，再加上素面的灰色上衣和牛仔褲，輕鬆又休閒的打扮，讓人很難將眼前的這位男士和歌手那華麗的樣貌連結起來。但他一開口，清澈而爽亮的聲音，立刻讓人深信他的歌聲也一定非常動聽。

他是劉榮昌，客家音樂創作人。投入創作一路走來，劉榮昌榮獲了不少大大小小的獎項，還曾經入圍第十九屆金曲獎最佳客語演唱人及最佳客語專輯兩項大獎。對他而言，《老樹新枝》這張專輯的發行，是他創作生涯裡最重要的一個里程碑，這張專輯代表的不是結束，而是另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他要用音樂來呈現他所認識的客家。

用心生活 處處都是靈感

爸爸是客家人，身上流著一半客家血液的劉榮昌，從小住在台北，但由講台語的外婆帶大，小時候就是在這樣多語言的環境下長大。提到為何會用客語創作歌詞，劉榮昌說，「對我來說，既然已經接觸到了，那就拿來寫歌和創作，我覺得一切還蠻自然的。」對於音樂創作，他認為客家音樂和一般國語流行音樂最大的差別，僅止於語言和傳統元素罷了，如果拿掉了這兩個因素，不管是台語、國語音樂或是世界其他音樂，其實都差不多。

那麼，創作客家歌曲時，靈感的來源是什麼呢？劉榮昌顧諱地說：「就是生活吧！」除了自己感興趣的事以外，在生活中遇到了什麼特別感動的事，劉榮昌就會把它記錄下來，累積起來就成了他的創作靈感來源，而不用太刻意地尋找。劉榮昌覺得，只要用心的去生活去體會，創作的靈感來源是不會枯竭的。

「創作客家音樂對我來說，其實比較像是一種發現，」劉榮昌感性地說。在創作過程中，他發現了自己沒看到的客家面向，也更深入了解了客家人的生活，所以他認為創作客家音樂對他來說，與其說是一種工作，還不如說是一種發現和學習的過程，發現講這個語言的族群，還有他們的想法。

片面之知 瞎子摸家家

劉榮昌認為，客家的本質其實並不能用簡單的形容詞或是三言兩語來帶過，「你可以去多數客家的生活狀態是什麼，然後去找大概是怎麼一回事，這有點像是瞎子在摸家家，一人只能摸到一部分。」有人說客家人勤勞節儉，有人說客家人硬頸，也有人說客家人的生活純樸簡單，每一個人看到的客家面向都不同，再經過整合，才成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全貌。



抱起吉他，自信地演唱著自己的音樂，劉榮昌認為這就是為客家貢獻。(劉榮昌/提供)

劉榮昌說：「雖然我是半個客家人，但是真正能講一口流利的客家話，那也是大學時候的事情了。」在他成長的過程中，雖然有很多可以接觸到客家話的機會，但是他覺得客家話和一般的語言不同，因為不是拿來交際或工作的，所以如果沒有刻意向去學習，即便有很好的環境也沒有太大的幫助。他還提到，現在一般人所熟知的客家都還停留在農業社會拿鋤頭種田的時代，那是因為這樣的傳統



劉榮昌常一人在微黃的燈光下，用Facebook推廣自己的音樂，期待更多人聽到好聲音。(薛世如/攝影)

和形象是現在社會大眾創造出來的。對他而言，客家就是一個名詞，定義出一群人，他還說：「現在都世界一家了啊！所以客家對我而言，頂多是一種語言的分類。」

一種責任 做不賺錢的事

對於創作靈感豐沛的劉榮昌而言，創作並不困難，但要將作品發表，或者是把一件東西做到「有質感」卻很難。因為對自己的要求很高，所以對每一件事情都會全力以赴，雖然客家音樂專輯的市場並不大，但是他還是堅持下去，「雖然大多數人都還蠻喜歡賺錢的，可是還是要花時間去做不賺錢的事情，那是一種責任吧」，他說。

儘管對創作客家歌曲有極大的責任感，但提到傳承客家文化時，他說：「講傳承這個詞我覺得太嚴重了啦！大家聽到臉就都綠了。」他認為，在自己的崗位把自己的事做好，就是在替客家做事，因為這麼想，所以他對自己的作品都有很深的期待和很高的要求。在發行第一張專輯時，他沒有太多的想法，只知道要繼續做下去，「我覺得我們創作者該做的事就是一直創作，不要停下來。」雖然這是一條不容易的路，但他覺得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在《老樹新枝》這張專輯發行時，他想到的是如何繼續做出更好的音樂，畢竟社會對客家音樂的認識度並不高，也沒有太多的接觸，即使現在的資源和以前相比已經豐富許多，但他仍認為政府機關應該配合在前線打仗的人，而不是一層又一層的行政和宣傳抽成，「如果政府那邊有十塊錢的預算的話，最後到達真正在第一線打仗的人，拿到的可能連五毛都不到。」他感嘆地說。

做好本分 為客盡心力

努力把客家音樂做到最好，這是他為客家所能付出的，而他也希望從事各種行業的客家人能盡力的去做每一件事情，不是本末倒置的去丟手邊的工作去搖旗吶喊恢復客家文化云云。盡自己的本分，就是在為客家盡心力。

「如果台灣是一個系統，我覺得我們還在一個充實內涵的過程，重點不是讓人家看到客家，而是客

家人做了多少事是值得被看到的。」劉榮昌用音樂讓大家看到也聽到了客家人的聲音，他認為一味地想讓人看到客家令他很不解，應該一步一步來，而不是想要迅速地發光發熱。

「我們沒有辦法老是在耕田、拿鋤頭、戴斗笠，應該思考的是有沒有可以呈現當代客家樣貌的作品或特色？」劉榮昌認為，客委會所形塑的一直都是客家的傳統面向，但那能持續多久是個問題，客家不能一直停留在過去，而是要創造些東西來延續，透過音樂，劉榮昌認為他用音樂充實了客家的內涵，但他也說這樣還是不夠的。

外在的形象美化固然也很重要，但劉榮昌覺得實質的內在充實才是大家應該去努力做的，不然到時候的客家就會淪為空有華麗的外表，但骨子裡卻一點東西都沒有的空殼，他說：「我從來不認為我為客家做了什麼很偉大的事，但我相信這樣一直地付出很值得。」因為認同，所以才肯願意付出和犧牲。

「我認為我們這一代並沒有做出什麼太多值得被注意的事情，所以讓我們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好好努力吧！」他最後語重心長地說了自己的感觸，也道出了他對客家深深的期許。



躺在木地板上，隨興的撥動吉他和弦，劉榮昌就是在這樣輕鬆愉快的心情下創作。(劉榮昌/提供)

傳唱客家歌謠 叫他第一名

梁煥波

創作歌曲無數 為家鄉北埔譜鄉歌

●謝昌錡/報導

梁煥波是一位教唱客家歌謠的老師。出身於新竹北埔的他，講著一口流利的海陸腔客家話，十三歲開始接觸樂器，在二〇〇一年新竹縣客家金曲獎中獲得最佳客語歌唱作曲人獎，並且入圍同年同獎項的客語歌曲男演唱人獎和客語歌曲作詞人獎。他在二〇〇七年時成立了「三皮客家藝術團」，推廣客家歌，並寫了《有開來北埔聊》這首歌歌詠北埔風情，被北埔鄉民視為「鄉歌」。

梁煥波是個天生的音樂人，從小就接觸不同的樂器，也參與大大小小的音樂比賽。小時候對洞簫最感興趣，可是買一支洞簫動輒要價二十五元，家裡根本負擔不起，對音樂極有興趣的他只好自己動手做。國二那年他參加學校的樂隊，主要吹奏小喇叭。他對音樂的熱愛也表現在歌唱上，常參加學校的歌唱比賽，在舞台工專唸書時，還曾拿到前幾名



梁煥波演奏洞簫，卻謙稱自己不擅長。(謝昌錡/攝影)

的名次。

歌唱高手 創作展露深情

後來梁煥波進入中山科學研究院當技術員，在中科院的合唱團裡擔任男高音，並在院內舉辦的第一屆卡拉OK比賽拿下第一名的殊榮，他也因此從參賽者一躍變成評審，還被指派去參加全國歌唱比賽。在全國賽中每個參賽者都是頂尖高手，這些音樂與歌唱的經歷都奠定了梁煥波教唱客家歌謠班的基礎。

「第一次接觸到客家流行音樂是在二十六年前，」梁煥波憶道，那時的他走在夜市裡，聽到了鄧百成的《細妹按親》、《皇天不負苦心人》這兩首客家歌曲，讓他當下覺得「客家」漸漸有了內涵，終於要「抬頭」了。

那時梁煥波才剛參加胡泉雄老師的客家歌謠班。他表示，胡泉雄的客家歌謠歌唱把客家三大調的音樂概念帶動起來，讓大家知道男生和女生唱客家歌的方法是有一樣的，對客家文化帶來很正面的影響。「或許他正是影響我後來也投入教唱客家歌謠班的原因之一吧！」梁煥波回憶著說。

因為客家歌謠班的啟發，梁煥波開始嘗試創作客家歌曲。可能是小時候聽多了野台戲，有了客家音樂創作的概念，在沒有老師指導的情況下，他努力自學，創作出不少膾炙人口的歌曲。

他的創作靈感主要來自於個人經驗與週遭的人物，像《夜半想子》這首歌就描述他思念遠赴高雄的兒子的心境，而《今年特別冷》寫實地敘述自己當年被中科院裁員的處境。不過情人才是梁煥波最大的創作動力，為此他寫下數首客家情歌，例如《難圓鴛鴦夢》、《夢中人》、《情深緣淺》、《解開情鎖鍊》、《相戀清水坑》等，都唱出了兩人深深的戀情。

新傳教師 四處開班教唱

過去這二十幾年來，梁煥波持續創作客家音樂，直到目前為止，寫過的客家歌有五百四首，其中二十幾首曾正式對外發表。這些年不斷的創作，也讓他榮獲新竹縣客家金曲獎數個獎項的肯定，所憑



梁煥波家中珍藏的2001年新竹縣客家金曲獎客家歌曲男演唱人獎入圍獎。(謝昌錡/攝影)



平常客家歌謠班的上課方式就是由梁煥波親自彈琴帶動唱。(謝昌錡/攝影)

藉的就是那首描述他小學二年級時當花童，辛苦爬山路、扛轎子的《轎伕》一曲。他不好意思地說：「或許是歌詞內容是很實在的字句和非常客家的味道，讓評審選我為第一名。」

梁煥波締造了許多第一：他是第一個用西樂伴奏客家流行歌小調的人，把客家音樂向外推展到另一個層次，不只創作傳統音樂，也創作客家流行音樂。擔憂客家文化會消失，梁煥波也取得客委會的客家歌曲新傳師證照，以開班教授歌曲的方式保存族群文化。「薪傳師證照我也是第一批發放時拿到的！」梁煥波充滿自信地說。

有豐富的客家音樂底子，並且會洞簫、笛子、胡琴、電子琴這些樂器的梁煥波，是客家歌謠班同學眼中的好老師。一九九九年開始教唱客家歌謠，

腔調有訣竅 學客語不難

●謝昌錡/報導

客家人口在台灣大概有三、四百萬人，但真正會講出一口流利客家話的人佔不到其中的三分之一，大概才一百多萬人而已。梁煥波教唱客家歌謠，為的就是讓客家語言和文化能保存下來並推廣出去。

對於目前許多大學或高中已經開始開設客語課程，梁煥波很欣慰，認為這可改善大部分客家人不會講客家話的現象。但他也強調，對於從來沒學過客家話的學生來說，客語就跟英文一樣，不管學生的父母是閩南人，或是不會講客家話的客家人，它都算是個「外來」的語言，學習上一定有一些障礙。

為了讓學生們更容易學會客家話，梁煥波教導了一些學客家話的訣竅，最基本的就是分辨客家話的四縣腔和海陸腔，例如國語唸作「皮夕一」二聲，則四縣腔要比它多一聲，唸作三聲唸成「疋夕一」，海陸腔則是比國語降一聲變成音一聲的「披夕一」。

梁煥波說，大部分客家話幾乎都可依照這種模式從國語變化而來，但有少數例外，雖然有些聲母可能不同，但咬字普遍來講是遵從這種模式。簡單的原則，讓初學者了解客家話的奧妙，原來學客家話如此簡單！

看，唱功就是這樣練出來的吧！

組三皮藝術團 赴日演出

「三皮客家藝術團」是梁煥波一手組織、成立的演藝團體，取名為三皮，正是因為梁煥波的「波」字，它的成立宗旨是把客家歌推廣出去，發揚光大。藝術團表演的內容很廣泛，包含創作及歌曲演唱、民俗舞蹈、三腳採茶演出等，而歌曲演唱部分是梁煥波負責帶領演出，曾應邀赴日本大阪、東京參加關西茶會、東京崇正公會之年度大會演出，也曾在龍潭鄉客家文化館的鄧雨賢音樂研習營表演。不過後來政府不斷減少補助，成立近三年的三皮客家藝術團在前幾年解散了，但梁煥波沒有因此挫敗，由客家歌謠班遞補，帶著學生們穿梭在各個活動的表演場合，繼續把客家歌曲傳唱出去。

故鄉在北埔，梁煥波也替北埔寫了《有開來北埔聊》、《北埔人，北埔情》兩首客家歌，而《有開來北埔聊》這首歌還被鄉民認定是北埔的鄉歌，更有縣議員在公開場合常唱這首歌，曾經有段時間這首歌選成北埔國小音樂課的教材。梁煥波開玩笑地說：「沿著這首歌的歌詞就可以逛透北埔了。」

梁煥波對於北埔有種很深的情感，目前居住於桃園龍潭的梁煥波，每年都會固定回故鄉和家人團聚，有朝一日還是想要搬回北埔定居，重當北埔人。真是「北埔人北埔情」啊！